

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过的游戏

编者按:

捉迷藏、打陀螺、弹玻璃珠、跳大海、老鹰捉小鸡、跳橡皮筋……童年里记忆犹新的游戏,每个人都玩过吧。时光荏苒,那些仿佛就在昨天的童年已逝去多年,那些曾经陪你一起疯狂的朋友还好吗?我们已洗尽铅华,褪去稚嫩,成了孩子的爸妈,但童年留下的回忆终会成为一场美好的怀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吧。

陀螺对手



李庆益

乡村的童年,处处充满童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游戏对象。捉迷藏、打陀螺、弹玻璃珠、跳房子,玩了这样到那样,欢乐的笑声此起彼伏,在宁静的村庄上空久久回荡。

小时候的我,身手敏捷,每逢游戏都能抢占先机,让小伙伴好生佩服。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伯的孩子阿狗哥。他与我年纪相仿,长得虎头虎脑,喜欢以我为对手,处处与我较劲,每次游戏输多赢少,但他向来不服输,反复跟我争斗,自诩是我一生的敌人。

阿狗哥跟我玩得最多的是打陀螺。我们的陀螺都是自己做的,先找一截新鲜木头,用柴刀砍削四周,做成倒锥形,一番打磨后,一个陀螺便成了。

每次做好一个陀螺,阿狗哥总会第一个找到我,非要跟我比拼一番。我们找一块平地,扯开架势,一起抽转陀螺,然后站在一旁两个陀螺在地上旋转,谁的转得久谁就是赢家。几次比拼下来,阿狗哥一败涂地,只能一次次等着我宰割。他哪知道,我在做陀螺时使了点心眼,在陀螺锥底安了半截铁钉。可别小瞧这半截铁钉,在平整的地板上,它比一般的木陀螺旋转得更稳更久。如此一来,无论阿狗哥如何折腾,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如此这般,也把阿狗哥惹急了,他一把抓起我的陀螺,非要拆个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开了窍。待他再次找我打陀螺时,他那个比我大半圈的陀螺也安上了铁钉。阿狗哥站在那里,抿着嘴嘿嘿地笑,那样子,好似这回他赢定了。然而实战一比拼,阿狗哥还是输了,这回他彻底晕菜了。

咋回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同为半截铁钉,可铁钉安得是否居中,铁钉大小是否合适,磨得是否光滑,这些都是一个陀螺转得快慢的决定性因素。而依样画葫芦,随意找个铁钉安上去的阿狗哥,他哪懂这些奥妙呢?

许多年以后,我在村里遇到阿狗哥,那天他拉着我寒暄了许久。回忆童年,我们都感慨颇多。临分别时,阿狗哥由衷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这小子,小时候的鬼点子真多,我算是服了你啦!”



秋秋

下午放学去接儿子,回家的路上,我很好奇地问他:“你们课间都玩什么游戏啊?”

儿子说没什么好玩的,就玩一下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我知道,一个僵尸一个装植物,植物的嘴里发出“biu biu”的声音,而扮僵尸的小朋友就装作倒下的样子。我心想这游戏好无聊,可嘴上只能说好有意思啊。“对了,我们还会玩‘意念控制’的游戏。”儿子说道,我一听,很好奇地问这个怎么玩。他解释道:一个人发号施令,另一个人装出被指令控制住的样子,根据指令做一些动作。

“那你们不玩踢毽子、跳橡皮筋、扔沙包、打陀螺这些游戏吗?”我奇怪地问。

“有玩踢毽子啊,跳橡皮筋、扔沙包?这是什么游戏啊?”儿子好奇地问。

“打陀螺也有人玩。”他又补充。



疏泽民

天冷了,孩子们便开始踢毽子取暖。

毽子是用铁片、铜钱、鹅毛管、鸡毛做成的,就地取材,不用花本钱,那是小时候最实用的玩具。

一毽在手,处处毽花飞舞。提起毽子,轻轻向空中一甩,目光紧紧瞄准毽子飞行的轨迹,脚步跟进,迅速抬腿,毽子腾空跃起,如此反复,毽子就在跟前上下跳跃。有时毽子淘气,偏离航向,只见灵巧的细腿一伸,轻轻一勾,毽子便又驯服地回到自己身边。女孩子是无师自通的高手,站在原地,一口气就能踢上几十个回合,看久了,你会觉得有一根无形的橡皮筋将毽子拴在脚上,不离不弃。



张双

扇洋片

偶遇小学同桌大伟,一提起童年玩的游戏就感慨万分。

那个时候,男孩子间很流行玩“扇洋片”,几乎每人兜里都预备有几张。每当下课,就听到教室各个角落响起洋片落地的“啪啪”声。放学后,也常常看到男生三三两两蹲在路边扇“洋片”。这种游戏简单易懂,分“打”和“扇”两种玩法。其一为“打”,几个男生拿出数量相等的“洋片”,堆成一叠放到地上,接着猜拳决定次序,每人轮流用手里的“洋片”往这叠“洋片”的腰部打下去,被打散翻身的就归打者所有;其二为“扇”,须将“洋片”拦腰折叠,按“V”字形堆放,接下来还是猜拳定顺序,每个男生轮番用手掌去扇,被掌风掀翻的就归扇者所有。前者考验掌力和对地形地势的观察程度,后者考验臂力和“借东风”的技巧。

大伟玩“扇洋片”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没有绘着变形金刚、圣斗士、葫芦兄弟等卡通人物的正规“洋片”,他和兄弟们就四处找纸,叠成四角相互交叉并相

压的正方形,当作“洋片”来扇。起初报纸、废杂志都是他们的目标,可有时手痒难耐,也会直接扯作业本上的纸来叠。就为了这事儿,他可没少挨暴脾气的老爸扇耳光。由于四处搜刮来的纸张各异,“洋片”的大小、颜色、厚薄都不一样,按现代审美来看,上面的画工真可谓粗糙,远不及玩具包装的封绘与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壁纸。可这仍旧不能阻止一群物质匮乏的小男生追捧这种物美价廉的小玩意,更何况其中一些还是辛辛苦苦赢来的“战利品”呢。

我和大伟曾为了一张牛皮纸做的“洋片”打过一架。那张“洋片”个儿大、厚实,经久耐用且杀伤力强,助他在游戏中称霸了许久,结果却被我的一瓶矿泉水破了功。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俩的“恩怨”早已随风散去,童年的回忆如同这“洋片”一样慢慢地褪色。然而一群单纯的孩子无忧无虑“扇洋片”的场景却时不时在脑海里浮现……

课间十分钟

对,我想起来了,不过他所指的陀螺,根本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陀螺。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要用一根鞭子不停地抽打陀螺,使其保持高速运转状态,需要比较高的技巧,我小时候可是苦练了很久才练出一手能跟男生一块高低的绝活。而他们现在玩的陀螺,只需将一根齿条插进手柄里,再把陀螺嵌入手柄的底盘,然后将齿条抽掉,陀螺就高速运转起来,他们所谓的斗陀螺,拼的不是技术,而是买的陀螺越贵、越高级,旋转的时间就越长。

“真是代沟啊!”我在心里哀叹。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课间十分钟,一个个可忙坏了,女生跳橡皮筋、踢毽子、扔沙包、抓子儿;男生则喜欢打弹珠、滚铁环、砸铜板……操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先不说这些游戏玩起来都很需要技巧,就连玩具本身,大多都是自己就地取材动手做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踢毽子,在我老家,毽子不是鸡毛做的那种,而是用纸条扎成一个很大的纸球。其他同学都是用旧报纸剪成细长条扎起来。而我有位在印刷厂工作的表姨,会给我拿来很多裁切书页留下的长长窄

窄的纯白纸条,把那些纸条捆扎起来,就成了一个雪白的漂亮纸毽子。可别小看这个纸毽子,当年可是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而沙包则要收集很多漂亮的零碎布,然后央求妈妈帮忙缝起来。有位女生的邻居开了个裁缝铺,捡零碎布可是近水楼台,哪个同学跟她要好,她就送给谁漂亮的零碎布。有天放学后,她带我去她邻居的裁缝铺,邻居姐很大方,让我自己随便挑。天啊,那感觉像进了一座宝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快乐,就是那么容易获得。

男生也很能干,很多人的陀螺,都是自己拿木头削制的。抽陀螺的鞭子,也是自己拿棕榈叶子编制的。这些自制的玩具,玩起来需要技巧,根本不像现在孩子玩的玩具,不是拼心灵手巧、手脚协调能力,拼的是玩具的品种、价格、功能。

哎,看来这个周末,要和儿子一起做个毽子、沙包,然后到外面好好玩一玩,让他感受下游戏的魅力吧。

毽花飞舞

踢毽子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学校操场。那时我所在的村小,瓦缝、窗户都钻风,手脚冻得发麻。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一窝蜂冲出阴冷的教室,在操场上踢起毽子。毽子的颜色五彩斑斓,毽子的踢法也五花八门,例如脚尖踮踢,脚内侧盘踢,脚外侧拐踢,脚后跟背踢,膝盖顶起拱踢,从侧后方跳踢,左右脚开弓绕八字踢,还有的飞踢起来,双脚交叉剪刀踢。同学们个个身姿如燕,闪转腾挪;操场上毽花飞舞,似一只只彩蝶翩跹起舞,又似一朵朵菊花凌空盛开。女同学踢得欢呼雀跃,男同学也没闲着,他们拿起书本当球拍,一上一下地颠着。我和同桌在操场一角练习双人打毽,毽子在空中来回拉出一道道弧线,犹如飞架的虹桥。

课间十分钟转瞬即逝,上课铃响了。尽管毽子还没

玩过瘾,但此时,却感觉脚掌和手心都在冒着热气,浑身上下有说不出的舒坦。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盛开成一朵朵灿烂的向日葵。

踢毽子驱寒,这是冬季里最环保、最健康也是最经济的取暖方式。乡下人因地制宜,居家厅堂、走廊,乡村晒场、农家庭院,只要有一块开阔地带,都可以施展腿脚。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身上的破棉袄裹不住暖气,脖子缩到最短,还是直哆嗦。此时提起毽子,连踢几分钟,热量便由内而外生发出来,身体像冬眠后初醒的植物,渐渐舒展,不觉间,如影随形的寒冷烟消云散。

如今,人们再也不用踢毽取暖,空调、暖气、电热汀、电火桶、暖手宝,把我们呵护成温室里的花朵。然而我还是怀念童年里踢毽取暖的时光,那些毽花飞舞,是民间最美的舞蹈呀。

智捕田鼠



张之宜

我出生在兴宾区的一个小村庄,属“农二代”。儿时的许多趣事不胜枚举,尤其是捕田鼠最令我难以忘怀。

田鼠生活在田间地头,专糟蹋农民的庄稼,农民恨之入骨。每年秋收过后,稻谷收割完毕,田间只留下一茬茬短短的禾杆头,往日猖狂的田鼠失去了躲避的“天堂”,转移到田埂的鼠洞内,这便成了人们捕杀田鼠的最佳时节。

记得我10岁那年的冬至,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我在庭院做家务时,邻居小伙伴阿牛、阿东、阿根前来邀约:“今天是冬至,据说是老鼠‘嫁女送亲’的日子,老鼠集中活动,我们趁机去打个‘歼灭战’吧。”

真是好主意,大伙说干就干,立马带上水桶、火柴、辣椒、网袋、铁夹等“武器”,迅速飞出家门,奔向村前的田野。我们根据鼠洞所处的地形,实施不同的攻略,如有水的地方用“水攻”,在旱地用“烟攻”,屡试不败。

阳光晒在稻田里,泛着一缕缕金光,仿佛田里铺上一地的金子,那光晃得人眼睛热辣热辣的。“快看,这有个鼠洞!”正当我们沿着塘边仔细搜寻“目标”时,捕鼠“专家”阿牛指着塘边的一个鼠洞喊道:“这洞口有很多湿湿的鼠便,鼠路很光滑,洞口的泥土新鲜,应该有货!”

因为近水边,我们选择“水攻”战略。常言“狡兔有三窟”,老鼠也不笨,一窝鼠常有几处洞口。我们仔细搜寻相关联的洞穴,并根据地势高低,用泥巴堵住低处的,留较高的两处,其中地势最高的用来灌水,次高的留给田鼠出来“自投罗网”。

我和阿根负责从塘里提水,对准洞口“哗啦啦”持续往洞内灌,阿牛、阿东手持网袋守洞逮鼠。几分钟过后,突见预留的捕鼠口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头,一只大如拳头的田鼠颤颤巍巍地爬出洞口。“哇,是只大家伙!”我惊讶道。原来,“水攻”之下,鼠辈们受冷招架不住,只好乖乖出来“投降”。一只、两只、三只……鼠兵接二连三地爬出洞口受降,阿牛均用网袋如数逮住,足足有七只。接着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对不远处的两处洞穴进行“攻击”,又逮住了数只。

“今天‘水攻’战果不错,再试试‘烟攻’的威力。”阿根提议。我们几个都赞成。于是,走向不远处的田埂,这时阿牛发现了“攻击”目标。“烟攻”的策略是从最低的洞口起火往洞内吹烟。我们找准洞口并分清高低位置后,把高处的洞口堵住,仅留一口放鼠“受降”。这时只见阿根抓起一把干禾秆,神秘地从口袋里掏出几颗干辣椒混在其中扭成一团,塞入洞口几公分处后点火燃烧,随即持着用竹筒制作的吹火筒,对准洞口,鼓起腮帮子使劲吹,“呼、呼、呼”,烟不断进入洞内。

“啊嚏!”洞内的老鼠没出来,洞口外的我们已被呛得不轻。守洞口的阿根和阿东却丝毫不敢松懈,双眼紧盯洞口,随时做好逮鼠准备。突然“嗖”的一声,一只田鼠迅速从预留的洞口窜了出来,钻进了“陷阱”。说时迟那时快,阿根一下把网袋口牢牢攥住,阿东赶忙用铁夹夹住鼠头将其投入麻袋内。一转眼功夫,我们的“烟攻”战略又逮住了近十只田鼠,足足装了半麻袋。

太阳渐渐西下,霞光把我们稚嫩的脸色照得红扑扑的,如两个粉红的大苹果,我们抬着沉甸甸的袋子,一路哼着歌儿,满载而归。常言“一个田鼠胜三鸡”,那晚,我们几个小伙伴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田鼠宴”。

如今,我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每每想起这事,心中总是涌起甜甜的回忆和满满的忧愁。我们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王者荣耀,我们玩游戏,简单甚至不用道具。一场游戏下来,个个汗流浹背,既锻炼了身体,又发散式思考问题,那种喜悦,是时下孩子们很难体会到的。现在的孩子,沉迷网络,或是玩积木、拼装类游戏,在游戏,很难培养出坚强的品格和顽强的意志,也无法磨练出敢想敢做的大男人气概,真希望孩子们也能真正体会到游戏的快乐。

《聊客》

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那些个性化的语言,篇幅以600-800字为宜。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

QQ: 235607346

邮箱:lbwkliaoke@163.com

com